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
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

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：“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蘄州尋取公孫勝來，便可破得。”宋江道：“前番戴宗去了幾時，全然打聽不著，卻那裏去尋？”吳用道：“只說蘄州，有管下多少縣治，鎮市，鄉村，他須不曾尋得到。我想公孫勝，他是個清高的人，必然在個名山洞府，大川真境居住。今番教戴宗可去邊蘄州管下縣道名山仙境去處，尋覓一遭，不愁不見他。”宋江聽罷，隨即叫請戴院長商議：可往蘄州尋取公孫勝。戴宗道：“小可願往，只是得一個做伴的去方好。”吳用道：“你作起‘神行法’來，誰人趕得上？”戴宗道：“若是同伴的人，我也把甲馬拴在他腿上，教他也走得許多路程。”李逵便道：“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你若要跟我去，須要一路上喫素，都聽我的言語。”李逵道：“這個有甚難處？我都依你便了。”宋江、吳用分付道：“路上小心在意，休要惹事。若得見了，早早回來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打死了殷天錫，卻教柴大官人喫官司。我如何不要救他？今番並不敢惹事了。”二人各藏了暗器，拴縛了包裹，拜辭宋江並眾人，離了高唐州，取路投蘄州來。走了二十餘里，李逵立住腳道：“大哥，買碗酒喫了走也好。”戴宗道：“你要跟我作‘神行法’，須要只喫素酒。且向前面去。”李逵答道：“便喫些肉，也打甚麼緊。”戴宗道：“你又來了。今日已晚，且尋客店宿了，明日早行。”兩個又走了三十餘里，天色昏黑，尋著一個客店歇了，燒起火來做飯，沽一角酒來喫。李逵搬一碗素飯，並一碗菜湯，來房裏與戴宗喫。戴宗道：“你如何不喫飯？”李逵應道：“我且未要喫飯哩。”戴宗尋思道：“這廝必然瞞著我背地裏喫葷。”戴宗自把素飯喫了，卻悄悄地來後面張時，見李逵討兩角酒，一盤牛肉，在那裏自喫。戴宗道：“我說甚麼？且不要道破他，明日小小地要耍他便了。”戴宗自去房裏睡了。李逵喫了一回酒肉，恐怕戴宗說他，自暗暗的來房裏睡了。

到五更時分，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，做些素飯喫了，各分行李在背上，算還了房客錢，離了客店。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戴宗說道：“我們昨日不曾使‘神行法’，今日須要趕程途，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，我與你作法，行八百里便住。”戴宗取四個甲馬，去李逵兩隻腿上也縛了，分付道：“你前面酒酒店裏等我。”戴宗念念有詞，吹口氣在李逵腿上，李逵拽開腳步，渾如駕雲的一般，飛也似去了。戴宗笑道：“且著他忍一日餓。”戴宗也自拴上甲馬，隨後趕來。李逵不省得這法，只道和他走路一般。只聽耳朵邊風雨之聲，兩邊房屋樹木，一似連排價倒了，腳底下如雲霧飄。李逵怕將起來，幾遍待要住腳，兩條腿那裏收拾得住，卻似有人在下推的相似，腳不點地，只管的去。看見酒肉飯店，又不能入去買喫，李逵只得叫：“爺爺，且住一住！”看看走到紅日平西，肚裏又饑又渴，越不能入去買喫，驚得一身臭汗，氣喘做一團。戴宗從背後趕來，叫道：“李大哥，怎的不買些點心喫了去？”李逵應道：“哥哥，救我一救，餓殺鐵牛也！”戴宗懷裏摸出幾個炊餅來自喫。李逵叫道：“我不能入去買喫，你與我兩個充饑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走上來與你喫。”李逵伸著手，只隔一丈來遠近，只接不著。李逵叫道：“好哥哥，等我一等。”戴宗道：“便是今日有些饒幸，我的兩條腿也不能入去。”李逵道：“阿也！我的這鳥腳不由我半分，自這般走了去，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來。”戴宗道：“只除是恁的般方好，不然，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，也不能住。”李逵道：“好哥哥，休使道兒耍我，砍了腿下來，你卻笑我。”戴宗道：“你敢是昨夜不依我？今日連我也走不得住，你自走去。”李逵叫道：“好爺爺，你饒我住一住！”戴宗道：“我的這法，不許喫葷，第一戒的是牛肉。若還喫了一塊牛肉，直要走十萬里，方纔得住。”李逵道：“卻是苦也！我昨夜不合瞞著哥哥，真個偷買幾斤牛肉喫了。正是怎麼好！”戴宗道：“怪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，只用去天盡頭走一遭了，慢慢地卻得三五年，方纔回得來。”李逵聽罷，叫起撞天屈來。戴宗笑道：“你從今已後，只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罷得這法。”李逵道：“老爹，我今都依你便了。”戴宗道：“你如今敢再瞞著我喫葷麼？”李逵道：“今後但喫葷，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！我見哥哥要喫素，鐵牛卻喫不得，因此上瞞著哥哥，今後並不敢了。”戴宗道：“既是恁地，饒你這一遍！”退後一步，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，喝聲“住！”李逵卻似釘住的一般，兩隻腳立

定地下，那移不動。戴宗道：“我先去，你且慢慢的來。”李逵正待抬腳，那裏移得動，拽也拽不起，一似生鐵鑄就了的。李逵大叫道：“又是苦也！晚夕怎地得去？”便叫道：“哥哥救我一救。”戴宗轉回頭來笑道：“你今番依我說麼？”李逵道：“你是我親爺，卻是不敢違了你的言語。”戴宗道：“你今番卻要依我。”便把手縮了李逵，喝聲“起！”兩個輕輕地走了去。李逵道：“哥哥，可憐見鐵牛，早歇了罷！”前面到一個客店，兩個且來投宿。戴宗，李逵入到房裏去，腿上都卸下甲馬來，取出幾陌紙錢燒送了，問李逵道：“今番如何？”李逵道：“這兩條腿，方纔是我的了。”戴宗道：“誰著你夜來私買酒肉喫？”李逵道：“為是你不許我喫葷，偷了些喫，也喫你耍得我好了。”

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飯喫了，燒湯洗了腳，上床歇了。睡到五更起來，洗漱罷，喫了飯，還了房錢，兩個又上路。行不到三里多路，戴宗取出甲馬道：“兄弟，今日與你只縛兩個，教你慢行些。”李逵道：“親爺，我不要縛了。”戴宗道：“你既依我言語，我和你幹大事，如何肯弄你？你若不依我，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裏。只等我去蘄州尋見了公孫勝，回來放你。”李逵慌忙叫道：“我依，我依。”戴宗與李逵當日各縛兩個甲馬，作起‘神行法’，扶著李逵兩個一同走。原來戴宗的法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李逵從此那裏敢違他言語，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，喫了便行。話休絮繁。兩個用‘神行法’，不旬日，迤邐來蘄州城外客店裏歇了。

次日兩個人城來，戴宗扮做主人，李逵扮做僕者。繞城中尋了一日，並無一個認得公孫勝的，兩個自回店裏歇了。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，絕無消耗。李逵心焦，罵道：“這個乞丐道人，卻鳥躲在那裏！我若見時，腦揪將去見哥哥。”戴宗說道：“你又來了，若不聽我言語，我又教你喫苦。”李逵笑道：“我自這般說耍。”戴宗又埋怨了一回，李逵不敢回話。兩個又來店裏歇了。

次日早起，卻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。戴宗但見老人，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裏居住，並無一人認得。戴宗也問過數十處。當日晌午時分，兩個走得肚饑，路旁邊見一個素麵店，兩個直入來，買些點心喫。只見裏面都坐滿，沒一個空處，戴宗，李逵立在當路。過賣問道：“客官要喫麵時，和這老人合坐一坐。”戴宗見個老丈，獨自一個占著一付大座頭，便與他施禮，唱個喏，兩個對面坐了。李逵坐在戴宗肩下，分付過賣造四個壯麵來。戴宗道：“我喫一個，你喫三個不少麼？”李逵道：“不濟事。一發做六個來，我都包辦。”過賣見了也笑。等了半日，不見把麵來。李逵卻見都搬入裏面去了，心中已有五分焦躁。只見過賣卻搬一個熱麵，放在合坐老人面前。那老人也不謙讓，拿起麵來便喫。那分麵卻熱，老兒低著頭，伏桌兒喫。李逵性急，見不搬麵來，叫一聲：“過賣！”罵道：“卻教老爺等了這半日。”把那桌子只一拍，濺那老人一臉熱汁，那分麵都潑翻了。老兒焦躁，便來揪住李逵，喝道：“你是何道理，打翻我麵？”李逵捻起拳頭，要打老兒。戴宗慌忙喝住，與他陪話道：“丈丈休和他一般見識，小可賠丈丈一分麵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客官不知：老漢路遠，早要喫了麵回去聽講，遲時誤了程途。”戴宗問道：“丈丈何處人氏？卻聽誰人講甚麼？”老兒答道：“老漢是本處蘄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。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，聽山上羅真人講說‘長生不老之法。’”戴宗尋思道：“莫不公孫勝也在那裏？”便問老人道：“丈丈貴莊，曾有公孫勝麼？”老人道：“客官問別人定不知，多有人不認的他。老漢和他是鄰舍。他只有個老母在堂。這個先生，一向雲游在外，此時喚做公孫一清。如今出姓，都只叫他清道人，不叫做公孫勝。此是俗名，無人認得。”戴宗道：“正是‘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’”戴宗又拜問丈丈道：“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？清道人在家麼？”老人道：“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。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，他本師不放離左右。”戴宗聽了大喜。連忙催麵來喫，和那老兒一同喫了，算還麵錢，同出店肆，問了路途。戴宗道：“丈丈先行。小可買些香紙，也便來也。”老人作別去了。

戴宗，李逵回到客店裏，取了行李包裹，再拴上甲馬，離了客店，兩個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。戴宗使起‘神行法’，四十五里，片時到了。二人來到縣前，問二仙山時，有人指道：“離縣投東，只有五里便是。”兩個又離了縣治，投東而行。果然行不到五

里，早望見那座仙山，委實秀麗。但見：

青山削翠，碧岫堆雲。兩崖分虎踞龍盤，四面有猿啼鶴唳。朝看雲封山頂，暮觀日掛林梢。流水潺湲，澗內聲聲鳴玉佩；飛泉瀑布，洞中隱隱奏瑤琴。若非道侶修行，定有仙翁煉藥。

當下戴宗李逵來到二仙山下，見個樵夫。戴宗與他施禮，說道：“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？”樵夫指道：“只過這東山嘴，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。”兩個抹過山嘴來，見有十數間草房，一週圍矮牆，牆外一座小小石橋。兩個來到此邊，見一個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。戴宗施禮問道：“娘子從清道人出來，清道人在家麼？”村母答道：“在屋後煉丹。”戴宗心中暗喜，分付李逵道：“你且去樹背後躲一躲。待我自入去，見了他，卻來叫你。”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，一帶三間草房，門上懸掛一個蘆簾。戴宗咳嗽了一聲，只見一個白髮婆婆從裏面出來。戴宗看那婆婆，但見：

蒼然古貌，鶴髮顴顏。眼昏似秋月籠煙，眉白如曉霜映日。青裙素服，依稀紫府元君；布襖荆釵，仿佛驪山老姥。形如天上翔雲鶴，貌似山中傲雪松。

戴宗當下施禮道：“告稟老娘：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。”婆婆問道：“官人高姓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姓戴，名宗，從山東到此。”婆婆道：“孩兒出外雲游，不曾還家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是舊時相識，要說一句緊要的話，求見一面。”婆婆道：“不在家裏，有甚話說，留下在此不妨。待回家，自來相見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再來。”就辭了婆婆，卻來門外對李逵道：“今番須用著你。方纔他娘說道，不在家裏，如今你可去請他。他若說不在時，你便打將起來，卻不得傷犯他老母。我來喝住，你便罷。”

李逵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，插在兩胯下，入的門裏，叫一聲：“著個出來！”婆婆慌忙迎著問道：“是誰？”見了李逵睜著雙眼，先有八分怕他，問道：“哥哥有甚話說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是梁山泊‘黑旋風’。奉著哥哥將令，教我來請公孫勝。你叫他出來，佛眼相看，若還不肯出來，放一把鳥火，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，莫言不是早早出來！”婆婆道：“好漢莫要恁地。我這裏不是公孫勝家，自喚做清道人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只叫他出來，我自認得他鳥臉。”婆婆道：“出外雲游未歸。”李逵拔出大斧，先砍翻一堵壁。婆婆向前攔住，李逵道：“你不叫你兒子出來，我只殺了你。”拿起斧來便砍，把那婆婆驚倒在地。只見公孫勝從裏面走將出來，叫道：“不得無禮！”有詩為證：

藥爐丹灶學神仙，遁跡深山了萬緣。

不是凶神來屋裏，公孫安肯出堂前。

戴宗便來喝道：“鐵牛，如何嚇倒老母！”戴宗連忙扶起。李逵撇了大斧，便唱個喏道：“阿哥休怪。不恁地，你不肯出來。”公孫勝先扶娘入去了，卻出來拜請戴宗，李逵，邀進一間淨室坐下，問道：“虧二位尋得到此。”戴宗道：“自從師父下山之後，小可先來薊州尋了一遍，並無打聽處，只糾合得一夥弟兄上山。今次宋公明哥哥，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，致被知府高廉，兩三陣用妖法贏了，無計奈何，只得教小可和李逵來尋請足下。繞遍薊州，並無尋處。偶因素麵店中，得個此間老丈指引到此。卻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，老母只是推卻，因此使李逵激出師父來。這個太莽了些，望乞恕罪。哥哥在高唐州界上，度日如年，請師父便可行程，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。”公孫勝道：“貧道幼年飄蕩江湖，多與好漢們相聚。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，非是昧心：一者母親年老，無人奉侍；二乃本師羅真人留在屋前，恐怕有人尋來，故改名清道人，隱藏在此。”戴宗道：“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，師父慈悲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公孫勝道：“干礙老母無人養贍，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。其實去不得了。”戴宗再拜懇告，公孫勝扶起戴宗，說道：“再容商議。”公孫勝留戴宗，李逵在淨室裏坐定，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。

三個喫了一回，戴宗又苦苦哀告道：“若是師父不肯去時，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。山寨大義，從此休矣！”公孫勝道：“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。若肯容許，便一同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只今便去啟問本師。”公孫勝道：“且寬心住一宵，明日早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哥哥在彼一日，如度一年，煩請師父同住一遭。”公孫勝便起身，引了戴宗，李逵，離了家裏，取路上二仙山來。此時已是秋殘冬初時分，日短夜長，容易得晚，來到半山腰，卻早紅輪西墜。松陰裏面一條小路，直到羅真人觀前，見有硃紅牌額，上寫三個金字，書著“紫虛觀”。三人來到觀前，看那二仙山時，果然是好座仙境。但見：

青松鬱鬱，翠柏森森。一群白鶴聽經，數個青衣碾藥。青梧翠竹，洞門深鎖碧窗寒；白雪黃芽，石室雲封丹灶煖。野鹿銜花穿徑去，山猿擎果度巖來。時間道士談經，每見山翁論法。虛皇壇畔，天風吹下步虛聲；禮斗殿中，鸞背忽來環佩韻。只此便為真紫府，更於何處覓蓬萊？

三人就著衣亭上，整頓衣服，從廊下入來，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。兩個童子，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，報知羅真人。傳法旨，教請三人入來。當下公孫勝引著戴宗，李逵到松鶴軒內，正值真人朝真纔罷，坐在雲床上。公孫勝向前行禮起居，躬身侍立。戴宗，李逵看那羅真人時，端的有神游八極之表。但見：

星冠攢玉葉，鶴髮纏金霞。長髯廣頰，修行到無漏之天，碧眼方瞳，服食造長生之境。每啖安期之棗，曾嘗方朔之桃。氣滿丹田，端的綠筋紫腦；名登玄籙，定知蒼腎青肝。正是三更步月鸞聲遠，萬里乘雲鶴背高。

戴宗當下見了，慌忙下拜。李逵只管著眼看。羅真人問公孫勝道：“此二位何來？”公孫勝道：“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，山東義友是也。今為高唐州知府高廉顯異術，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，呼喚弟子。未敢擅便，故來稟問我師。”羅真人道：“吾弟子既脫火坑，學煉長生，何得再慕此境？”戴宗再拜道：“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，破了高廉，便送還山。”羅真人道：“二位不知：此非出家人閒管之事。汝等自下山去商議。”

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，離了松鶴軒，連晚下山來。李逵問道：“那老仙先生說甚麼？”戴宗道：“你偏不聽得？”李逵道：“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則聲。”戴宗道：“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。”李逵聽了，叫起來道：“教我兩個走了許多路程，千難萬難尋見了，卻放出這個屁來。莫要引老爺性發，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，一隻手提住腰胯，把那老賊道倒直撞下山去。”戴宗愁著道：“你又要釘住了腳！”李逵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要。”

三個再到公孫勝家裏，當夜安排些晚飯喫了。公孫勝道：“且權宿一宵，明日再去懇告本師。若肯時，便去。”戴宗至夜叫了安置，兩個收拾行李，都來淨室裏睡了。兩個睡到五更左側，李逵悄悄地爬將起來。聽得戴宗鼾鼾的睡著，自己尋思道：“卻不是干鳥氣麼？你原是山寨裏人，卻來問甚麼鳥師父！明朝那廝又不肯，卻不誤了哥哥的大事？我忍不得了，只是殺了那個老賊道，教他沒問處，只得和我去。”

李逵當時摸了兩把板斧，悄悄地開了房門，乘著星月明朗，一步步摸上山來。到得紫虛觀前，卻見兩扇大門關了，旁邊籬牆若不甚高。李逵騰地跳將過去，開了大門，一步步摸入裏面來。直至松鶴軒前，只聽隔窗有人看誦玉樞寶經之聲。李逵爬上來，舐破窗紙張時，見羅真人獨自一個坐在雲床上。面前桌兒上燒著一爐好香，點著兩枝畫燭，朗朗誦經。李逵道：“這賊道卻不是當死！”一蹶蹶過門邊來，把手只一推，呀的兩扇亮榻齊開。李逵搶將入去，提起斧頭，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劈將下來，砍倒在雲床上，流出白血來。李逵看了，笑道：“眼見的這賊道是童男子身，頓養得元陽真氣，不曾走泄，正沒半點的紅。”李逵再仔細看時，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，一顆頭直砍到項下。李逵道：“今番且除了一害，不煩惱公孫勝不去。”便轉身出了松鶴軒，從側首廊下奔將出來，只見一個青衣童子攔住李逵，喝道：“你殺了我本師，待走那裏去！”李逵道：“你這個小賊道，也喫我一斧！”手起斧落，把頭早砍下臺基邊去。二人都被李逵砍了。李逵笑道：“只好撒開。”逕取路出了觀門，飛也似奔下山來。到得公孫勝家裏，閃入來，閉上了門，淨室裏聽戴宗時，兀自未覺。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。直到天明，公孫勝起來安排早飯，相待兩個喫了。戴宗道：“再請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，懇告真人。”李逵聽了，暗暗地冷笑。

三個依原舊路，再上山來。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，見兩個童子。公孫勝問道：“真人何在？”童子答道：“真人坐在雲床上養性。”李逵聽說，喫了一驚，把舌頭伸將出來，半日縮不入去。三個揭起簾子入來看時，見羅真人坐在雲床上中間。李逵暗暗想

道：“昨夜莫非是錯殺了？”羅真人便道：“汝等三人又來何幹？”戴宗道：“特來哀告我師慈悲，救取眾人免難。”羅真人道：“這黑大漢是誰？”戴宗答道：“是小可義弟，姓李，名達。”真人笑道：“本待不教公孫勝去，看他的面上，教他去走一遭。”戴宗拜謝。李達自暗暗尋思道：“那廝知道我要殺他，卻又鳥說！”

只見羅真人道：“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？”三個謝了。戴宗尋思：“這羅真人又強似我的‘神行法’。……”真人喚道童取三個手帕來。戴宗道：“上告我師：卻是怎生教我們便能夠到高唐州？”羅真人便起身道：“都跟我來。”三個人隨出觀門外石巖上來。先取一個紅手帕，鋪在石上道：“吾弟子可登。”公孫勝雙腳在上面，羅真人把袖一拂，喝聲道：“起！”那手帕化做一片紅雲，載了公孫勝，冉冉騰空便起，離山約有二十餘丈。羅真人喝聲：“住！”那片紅雲不動。卻鋪下一個青手帕，教戴宗踏上，喝聲：“起！”那手帕卻化作一片青雲，載了戴宗，起在半空裏去了。那兩片青紅二雲，如蘆蓆大，起在天上轉，李達看得呆了。羅真人卻把一個白手帕鋪在石上，喚李達踏上。李達笑道：“你不是耍，若跌下來，好個大疙瘩。”羅真人道：“你見二人麼？”李達立在手帕上，羅真人說一聲“起！”那手帕化做一片白雲，飛將上去。李達叫道：“阿呀！我的不穩，放我下來。”羅真人把右手一招，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。戴宗拜謝，侍立在面前，公孫勝侍立在左手。李達在上面叫道：“我也要撒尿撒屎，你不著我下來，我劈頭便撒下來也！”羅真人問道：“我等自是出家人，不曾惱犯了你，你因何夜來越牆而過，人來把斧劈我？若是我無道德，已被殺了。又殺了我一個道童。”李達道：“不是我，你敢錯認了？”羅真人笑道：“雖然只是砍了我兩個葫蘆，其心不善，且教你喫些磨難。”把那手招喝聲：“去！”一陣惡風，把李達吹入雲端裏。只見兩個黃巾力士，押著李達，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，不覺逕到薊州地界，諛得魂不著體，手腳搖戰。忽聽得刮刺刺地響一聲，卻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。

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，廳前立著許多公吏人等，看見半天裏落下一個黑大漢來，眾皆喫驚。馬知府見了，叫道：“且拿這廝過來！”當下十數個牢子獄卒，把李達驅至當面。馬府尹喝道：“你這廝是那裏妖人？如何從半天裏弔將下來？”李達喫跌得頭破額裂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馬知府道：“必然是個妖人，教去取些法物來。”牢子節級將李達綑翻，驅下廳前草地裏，一個虞候，掇一盆狗血，沒頭一淋；又一個提一桶尿糞來，望李達頭上直澆到腳底下。李達口裏，耳朵裏都是尿尿。李達叫道：“我不是妖人，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。”原來薊州人知道羅真人是個現世的活神仙，因此不肯下手傷他。再驅李達到廳前，早有吏人稟道：“這薊州羅真人，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。若是他的從者，不可加刑。”馬府尹笑道：“我讀千卷之書，每聞今古之事，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，即係妖人。牢子，與我加力打那廝！”眾人只得拿翻李達，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馬知府喝道：“你那廝快招人妖人，便不打你。”李達只得招做“妖人李二”。取一面大枷釘了，押下大牢裏去。李達來到死囚獄裏，說道：“我是直日神將，如何枷了我？好歹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。”那押牢節級，禁子，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，誰不欽服，都來問李達：“你端的是甚麼人？”李達道：“我是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，因一時有失，惹了真人，把我撇在此間，教我受此苦難，三兩日必來取我。你們若不把些酒食來將息我時，我教你們眾人全家都死。”那節級，牢子見了他說，到都怕他，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喫。李達見他們害怕，越說起風話來。牢裏眾人越怕了，又將熱水來與他洗浴了，換些乾淨衣裳。李達道：“若還缺了我酒食，我便飛了去，教你們受苦。”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。李達陷在薊州牢裏不提。

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，一一說與戴宗。戴宗只是苦苦哀告，求救李達。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，動問山寨裏事務。戴宗訴說晁天王，宋公明仗義疏財，專只替天行道，誓不損害忠臣烈士，孝子賢孫，義夫節婦，許多好處。羅真人聽罷甚喜。一住五日，戴宗每日磕頭禮拜，求告真人，乞救李達。羅真人道：“這等人只可驅除了，還休帶回去。”戴宗告道：“真人不知：李達雖是愚蠢，不省理法，也有些小好處：第一，鯁直，分毫不肯苟取於人；第二，不會阿諛於人，雖死，其忠不改；第三，並無淫慾邪心，貪財背義，敢勇當先。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。不爭沒了這個人回去，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。”羅真人笑道：“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。為是下土眾生作業太重，故罰他下來殺戮。吾亦安肯逆天，壞了此人；只是磨他一會，我叫取來還你。”戴宗拜射。

羅真人叫一聲：“力士安在？”就鶴軒前起一陣風。風過處，一尊黃巾力士出現，但見：

面如紅玉，須似皂絨。仿佛有一丈身材，縱橫有千斤氣力。黃巾側畔，金環日耀噴霞光；繡襖中間，鐵甲霜鋪吞月影。設在壇前護法，每來世上降魔。

那個黃巾力士上告：“我師有何法旨？”羅真人道：“先差你押去薊州的那人，罪業已滿。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，速去速回。”力士聲諾去了。約有半個時辰，從虛空裏把李達撇將下來。

戴宗連忙扶住李達，問道：“兄弟這兩日在那裏？”李達看了羅真人，只管磕頭拜說道：“鐵牛不取了也！”羅真人道：“你從今已後，可以戒性，竭力扶持宋公明，休生歹心。”李達再拜道：“敢不遵依真人言語？”戴宗道：“你正去那裏走了這幾日？”李達道：“自那日一陣風，直刮我去薊州府裏，從廳屋脊上直滾下來，被他府裏眾人拿住。那個馬知府道我是妖人，捉翻我綑了，卻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尿尿，淋我一頭一身；打得我兩腿肉爛，把我枷了，下在大牢裏去。眾人問我，是何神從天上落下來？我因說是羅真人的親隨直日神將，因有些過失，罰受此苦，過二三日，必來取我。雖是喫了一頓棍棒，卻也許得些酒食，那廝們懼怕真人，卻與我洗浴，換了一身衣裳。方纔吾在亭心裏詐酒肉喫，只見半空裏跳下這個黃巾力士，把枷鎖開了，喝我閉眼，一似睡夢中，直扶到這裏。”公孫勝道：“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，有一千餘員，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。”李達聽了叫道：“活佛，你何不早說，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？”只顧下拜。戴宗也再拜懇告道：“小可端的來的多日了，高唐州軍馬甚急，望乞師父慈悲，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，破了高廉，便送還山。”羅真人道：“我本不教他去，今為汝大義為重，權教他去走一遭。我有片言，汝當記取。”公孫勝向前跪聽真人指教。正是滿還濟世安邦願，來作乘鸞跨鳳人。畢竟羅真人對公孫勝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